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

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中华书局

封面题签：邓广铭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16·44印张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600册

统一书号：11018·1042 定价：13.00元

具全銜之  
 右臣家 恩除授前件  
 官謹詣 東上閣門祇  
 候 謝伏惟 勅旨  
 自月下具全銜之伏奏  
 山只半張紙切須整剪齊至小書字  
 正衙謝伏惟此兩條  
 具全銜之 右之恭啟  
 恩除授前件官謹詣  
 正衙祇惟 謝伏聽 家  
 藤件狀 年月早具銜之祿  
 進謝 恩馬狀具銜  
 進謝 恩馬狀具銜

P. 3449 號 唐書儀局部

原件存法國巴黎國之圖書館

依嚴河類忠著樂業謹具  
 朝覲迴禮道有  
 龍虎大寶圖章儀定教隱  
 聖情越三萬五化乃文  
 披圖時惟不具伏惟聖人  
 指祥 部銜 都頭等尊履起居萬福  
 具伏惟 順時柱國善佳  
 保重早情亦望不宣伏惟  
 祭志謹狀  
 天興七年十月十日  
 李致肅冷伏惟  
 及兩班諸都頭等  
 居萬福  
 上

P. 3016号 天興七年索子全狀局部

原件存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



奉  
料  
百  
云

天皇  
后聖  
所

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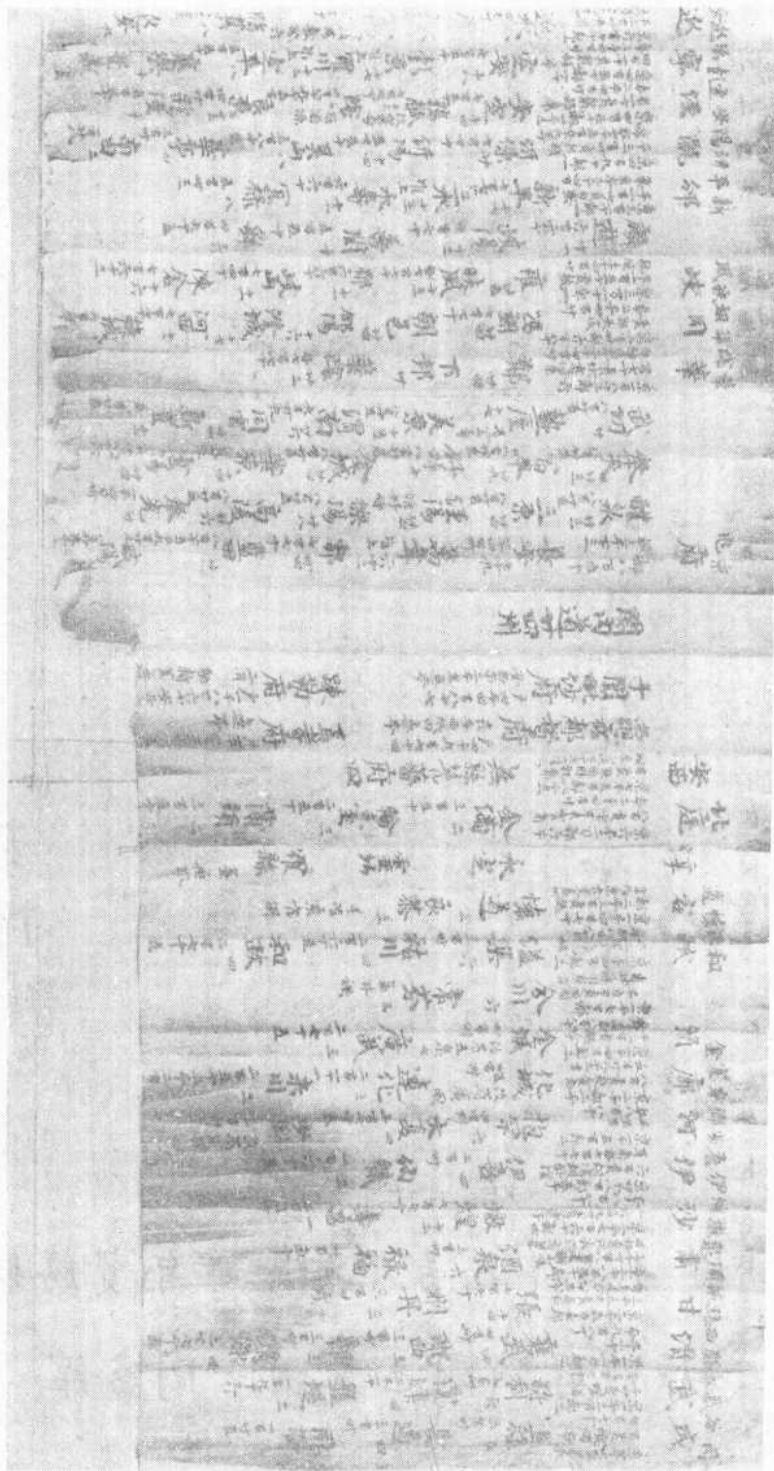
惟  
優  
尤  
細  
賜  
照  
察  
謹  
奉  
狀  
奏

聞  
謹  
奏

天壽二年五月日  
寶勝狀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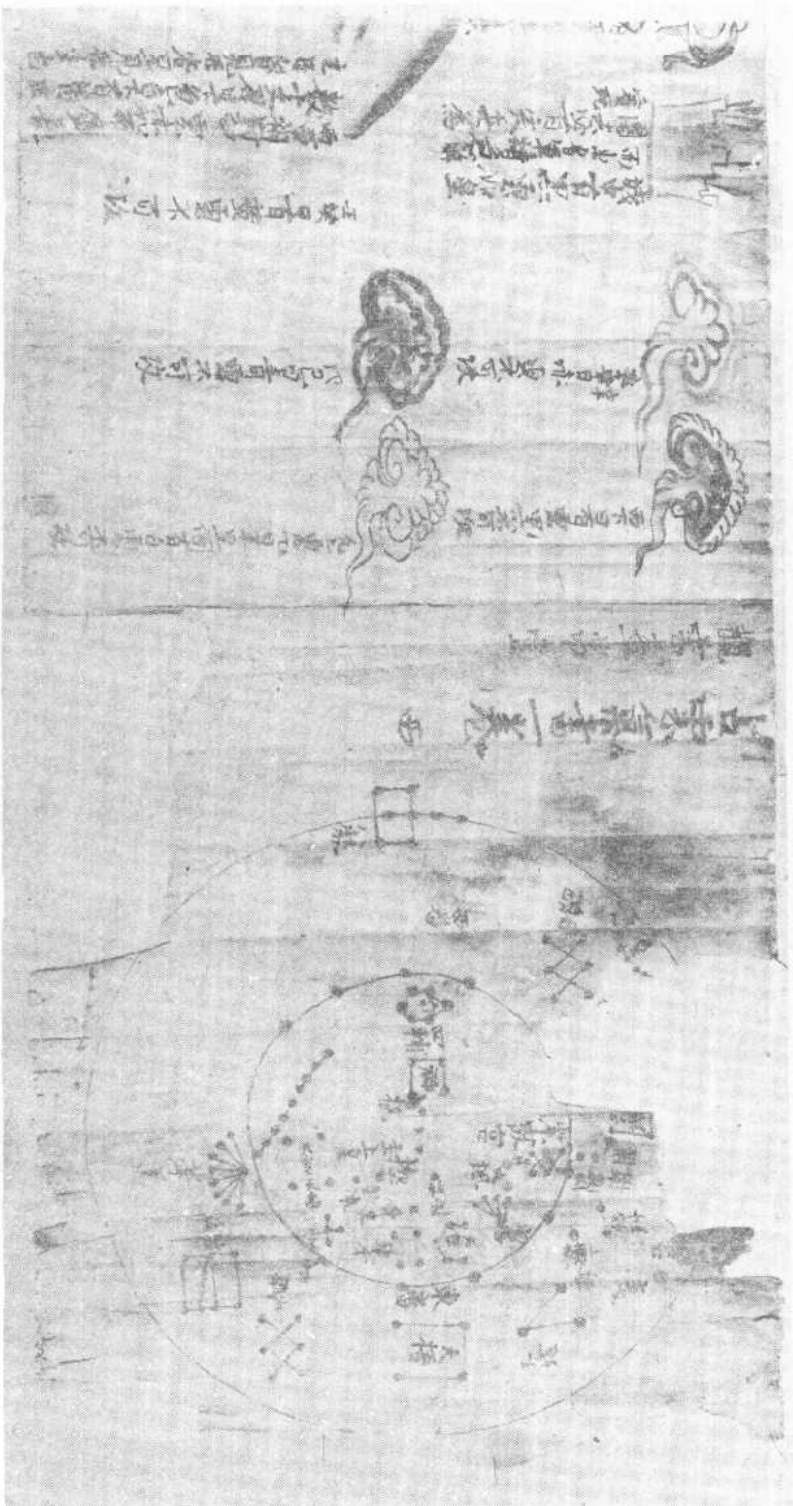
P. 4518号 天壽二年寶勝狀

原件存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



地志疏卷局部

原件存甘肅省敦煌縣博物館



星圖·占雲氣書殘卷

原件存甘肅省敦煌縣博物館



有官者聽依當贖法其加侵流犯非一色入  
十惡者並會赦降仍除名稱以枉法論監  
守內以盜論者會赦免所居官會降同先  
官法自餘雜犯會赦從原會降依當贖法  
凡斬罪之法應例減者先減後斬具五五先  
不合減者雖會降後亦不減科

律疏卷第二

在刑

同以五等罪者會降從重減次  
刑之重者其會降之法亦從重  
刑之輕者其會降之法亦從輕  
刑之重者其會降之法亦從重  
刑之輕者其會降之法亦從輕  
刑之重者其會降之法亦從重  
刑之輕者其會降之法亦從輕  
刑之重者其會降之法亦從重  
刑之輕者其會降之法亦從輕

河字17号背面律疏卷第二局部

原件存北京圖書館

惟此卷之  
 雜詩意者世之使法  
 州計程者遂有日法  
 情懸者檢職制休  
 請云法應行而務者  
 字日皆卷拾卷日如  
 考計師惠者毋規  
 皆春拾三惟身法  
 其未遠種者理其張  
 才智明遠不別性坊  
 列日惜遠去無痛虛  
 及今月一日所回馬  
 差長官檢閱說切  
 行卷白  
 苦  
 依刊選表

P. 3714 号背面 唐驛傳文書局部

原件存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

# 序言

周一良

在敦煌石室裏封閉千年之久的近三萬件各種文字寫本的發現，震驚了廿世紀初年的學術界。八十年來，東西學者從不同角度利用這些豐富多采的資料，研究了中國歷史、文學、思想、宗教、藝術等等各個學術部門。由於這些資料的發現，有的學科填補了空白，有的改變了面貌，有的甚至推翻了某些長期公認的定論。敦煌石室的資料，成為今天研究古代中國、西域，以至中西交通有關問題時不容忽視、不可缺少的寶庫。

敦煌石室的資料，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祖先遺留下來的珍貴文化遺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社會，這份價值不可估量的遺產，不能由它的合法繼承人世代永寶，反而流散世界各地，有的卷子竟然身首異處，支解割裂，相隔萬里。不能不說，這是我國學術界的巨大損失，是中國人民的莫大恥辱。幸而今天在各國有關圖書館的協助下，我們得以通過顯微膠片讀到絕大部分流散國外的敦煌卷子，有可能對它們進行整理、利用和深入研究。

清末羅振玉、王國維兩家最初接觸到敦煌文獻的片鱗隻爪，在呼呀保護、刊佈流通和通過研究以表彰其價值方面，筭踏藍縷，作了有益的工作。陳寅恪先生運用當時所能見到的卷子，研究唐代歷史、文學以及佛藏，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二十年代，劉復先生在巴黎抄錄，回國即行了《敦煌掇瑣》，使我國學者擴大了眼界，讀到了有關社會經濟以及俗文學等方面的資料，從此敦煌文獻的利用與研究在我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三十年代，向達、王重民兩位先生分別到倫敦和巴黎系統地閱讀整理，編出了卷

子的目錄和提要，提出並解決了不少有關歷史、考古、文學、目錄學等方面的重要問題。把敦煌文獻的整理、利用和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此後，我國學者在歷史、考古、文學、語言、哲學、宗教等方面陸續做出不少成績，但是，還沒有形成研究集體。工作的質和量也還很不够。敦煌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中國學術界是責無旁貸的。前人為我們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今天又具備方便的條件，如果全國組成若干個研究集體，再參考吸收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我們應當而且能夠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只有如此，才無愧于舉世罕見的文獻寶庫，才無愧于我們偉大的祖國。

敦煌文獻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涉及到許多學科，難于綜合到一起。因此，必須由不同學科門類的學者們分工合作，來整理研究。在歷史工作者看來，敦煌文獻不少內容是唐代沙州各級地方政府和寺院的文書檔案，而檔案——特別是千年以前的檔案，對研究當時歷史，多麼寶貴和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正如今天研究明清史不能只閱讀明清檔案一樣，只有在充分研究唐代歷史的發展，研究唐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狀況，並且詳盡佔有且有史料的條件之下，才能有效地運用敦煌文獻，恰到好處地說明非它不足以說明的問題。為了瞭解某些文書檔案的性質作用，有時不得不下較多的功夫去鑽研探討它，但最終目的還是要使它為說明解釋歷史問題或現象服務。因此，對於文書檔案而言，歷史仍然是主體。只有精研唐代（當然也涉及北朝和五代、北宋）歷史，才能更好地認識並發揮敦煌文獻寶庫的作用。

基于上述認識，王永興同志和張廣達同志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為唐史研究生開設了「敦煌文書研究」這門課，並有部分中國史專業三年級學生選修。在王張兩位同志的指導之下，他們作為實習，分別整理研究了敦煌和少數吐魯番出土的文獻，寫出論文，

形成了這本《敦煌吐魯番文獻論集》的主要部分。敦煌吐魯番文獻的整理利用和研究，今後還需要較多的生力軍。我們歡迎青年歷史工作者對此發生興趣，不斷充實學力，提高水平，參加到這一行列中來。王重民先生是敦煌文獻研究的先驅者，我們找到他的遺稿四篇，刊布于此，以作紀念。左景權教授在巴黎整理研究敦煌卷子達三十年，今年到北京大學歷史系講學，我們很高興能刊載他關於「敦煌文書學」的論文。劉復、向達、王重民三位先生，都曾經在北京大學教過書，也可以說，北京大學與敦煌文獻寶庫有特別密切的關係。這本論集有幾位作者，是為建中的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的成員，而敦煌吐魯番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也在研究中心的計劃之內。這本論集就作為北京大學的同志們在這方面作出新貢獻的小小閉端吧。

一九八一年八月



# 凡例

- 一 本集所載敦煌文獻錄文以及論述中引用的敦煌文獻，均據原文獻的縮微膠片或照片；本集所載少數吐魯番文獻錄文以及論述中引用的少數吐魯番文獻，均在文中注明出處。
- 二 本集所載敦煌文獻錄文和吐魯番文獻錄文中的俗、異、古體字等，凡習見者均不注解，少數不習見者則加注解。
- 三 本集所載敦煌文獻錄文和吐魯番文獻錄文，均儘可能地與已發表的同一錄文互校，有差異者，均出校注。
- 四 本集所收論文中使用的古籍，一般均不注明版本，少數不常見者，則注明版本。
- 五 本集所收學生論文，均在文後括号中注明。

# 目錄

- 敦煌寫本跋文（四篇）——（王重民遺稿）—— 一
- 燉煌文書學（漢文篇）發凡——（左景權）—— 六
- 敦煌寫本書儀考（之一）——（周一良）—— 一七
- 唐天寶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論唐代色役制和其他問題——（王永興）—— 六三
- 吐蕃飛鳥使與吐蕃驛傳制度——兼論敦煌行人部落——（張廣達）—— 一六七
- 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張廣達、榮新江）—— 一七九
- 敦煌寫本常何墓碑校釋——（鄭必俊）—— 二一〇
- 唐永泰元年（765）——大曆元年（766）河西巡撫使判集（伯二九四二）研究——（安家瑤）—— 二三二
- 敦煌縣博物館藏地志殘卷——兼論敦煌縣博物館藏地志殘卷之一——（馬世長）—— 二六五
- 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廨本錢——兼論敦煌縣博物館藏地志殘卷之二——（馬世長）—— 四二九
- 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兼論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占雲氣書殘卷——（馬世長）—— 四七七
- 敦煌寫本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令狐峒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考釋——（陳英英）—— 五〇九
- 敦煌吐魯番發現唐寫本律及律疏殘卷研究——（劉俊文）—— 五二八
- 為肅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伯二五五五）校釋——（鄧小楠）—— 五九六
- 唐開元廿四年岐州郿縣縣尉判集（敦煌文書伯二九七九號）研究——兼論唐代勾征制——（薄小瑩、馬小紅）—— 六一五

目錄

敦煌寫本唐僖宗中和五年三月車駕還京師大赦詔校釋	六五〇
伯希和三七一四號背面傳馬坊文書研究	六六〇
(虛向前)	
(蔡治淮)	

# 敦煌寫本跋文

(四篇)

王重民 遺稿

## 敦煌本文送殘卷跋

宿白同志示以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殘卷照片，無書題、篇名，漏為考訂。按此殘卷存二十二行，起「之」而弗為乎，說「則善惡書乎史策，毀譽」，均在李康《運命論》中，蓋《文選》殘卷也。余嘗見另一殘卷，為伯希和劫往巴黎（伯二六四五号），并已著之《敦煌古籍叙錄》中（定為六朝寫本，在蕭統原書為卷第二十七），凡存三十四行，適在此卷之前。惜余未記該卷末行所止，亦忘其筆蹟何似，以臆推之，有可能為同一寫本而斷為兩截者。

此殘卷所存二十二行，以胡刻李善注本及《四部叢刊》影印六臣注本校之，稍有異同，記之如下：

言無不可 李本、六臣本不並作否。

以背向為變通 二本背向並作向背。

故遂潔其衣服 二本潔並作潔。六臣本引李良云：「潔謂裝飾使其鮮潔。」

蓋知五子胥之鑄鏤於吳 二本五並作伍，鑄鏤李善注本作屬鏤。《文選考

異》云：「表本、茶陵本屬作鑄。案注引《左傳》字作屬，或五臣作鑄。」

蓋笑蕭望之之跋躑於前 二本之下無之字。《考異》云：「案之下當更有

之字，各本皆脫也。」此卷子本不脫，可證此本之善。